

张巡智守孤城与望江令公庙的千年守望

上回书说到,望江县至今仍坐落着好些个供奉唐代名臣狄仁杰的祠庙。但诸位可能并不知道,单说这望江县地界,狄阁老也并非当地百姓心中唯一的唐代名臣白月光。废话不多说,先讲个故事。

旧闻:

忠烈将军夜布草人阵 智勇张巡巧赚十万翎

唐天宝十四年,公元755年,安禄山在范阳一声吼,大唐的太平日子碎成了渣。这暴躁老哥带着十五万胡汉混编的“狼牙棒天团”一路南下,诸城望风而降,洛阳、潼关接连失守,唐玄宗带着杨贵妃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眼瞅着中原要完蛋,江淮粮仓危在旦夕,一个七品县令却突然跳出来——此人正是张巡,一个进士出身的文官,走上未曾设想的道路,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“大唐守城战之神”。

张巡早年骨头就硬,属于弯腰下跪的困难户,所以虽说他政绩显著、清正廉洁,却一直“原地踏步”。有人劝他:“哥,给杨相送点礼,保你升官发财!”张巡那脾气,能看得上杨国忠?对此,他甩出一句暴论:“如今朝廷乌烟瘴气,当京官不如去地方撸猫!”

这句话,让大唐少了一位京官,却多了一位力挽狂澜的战神——安史之乱爆发时,张巡在真源县(今河南鹿邑)当县令。

在安禄山的铁骑南下的过程中,沿途那些平时嘴里满是“忠义”太守啊、县令啊,有端着酒肉出城劳军的,有连夜缝制欢迎旗帜的……张巡的上司谯郡太守杨万石便是其中一员,还写信劝张巡:“兄弟,跟老杨混,保你吃香喝辣!”

在这出荒诞剧里,只有张巡活成了格格不入的硬核玩家。当同僚们还在研究“如何跪舔新老板”时,这个文官出身的大唐真男人拉起一支三千民兵组成的队伍,玩起了“偷家”战术——756年二月,趁着已经叛敌的原雍丘(今河南杞县)县令令狐潮不在家,悄摸摸地接管了雍丘城。不多日,令狐潮便带着四万大军回来了,大战一触即发。

四万对三千?优势在谁?当然在主角——张巡了,不然还能是反派令狐潮



位于望江县吉水街道吉水社区的令公庙。 通讯员 吴小平 摄

不成?

事实上,张巡难题不仅是人手不足,物资也很不充裕,比如守城必备的箭矢,很快就用光了。于是,“草人借箭”名场面诞生。

某天夜里,雍丘城头突然垂下上千个黑影,叛军哨兵一看:“坏了!唐军夜袭!”令狐潮大手一挥:“给老子射成刺猬!”霎时间箭如雨下,天亮了一看——好家伙!全是穿着黑衣服的稻草人!张巡在城头哈哈大笑,心中在喊:“感谢令狐老铁的十万支箭!”

你以为这就完了?张巡的神操作还有二段连招!过了几天,城头又吊下来五百“稻草人”。叛军嗤笑:“还想骗箭?当我们傻?”结果这波“稻草人”落地就抄刀子砍人——全是张巡的敢死队!叛军营帐瞬间变修罗场,张巡带人追杀十几里,边追边喊:“惊不惊喜?意不意外?”

寻踪:

令公庙铭百战丹心 吉水街祭千秋忠烈

以上,是一段记载在《新唐书》中的故事,原文是:“中城矢尽,巡缚藁为人千

余,被以黑衣,夜缒城下,潮兵争射之,久乃知其藁人;得矢数十万。其后复夜缒人,贼笑不设备,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;潮军大乱,焚垒而遁,追奔十余里。”

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文学家,罗贯中很难不知道这个故事。那么,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桥段,是不是在借鉴,或者说,致敬张巡呢?谁知道呢。

当然,众所周知,张巡的主要事迹并不在雍丘保卫战,而是在睢阳(今河南商丘)保卫战。

唐肃宗至德二载(757年)的睢阳保卫战堪称孤城喋血的悲壮史诗。张巡与许远率数千守军困守孤城,外无援兵、内绝粮草,与十余万叛军周旋达十月之久。面对叛军轮番攻城,张巡临危制变,每以奇策破敌。

不幸的是,随着城内粮草耗尽,守军先是杀马为食,待战马尽毙,继而张网捕雀、掘地寻鼠,甚至煮食铠甲弓弩上的皮革部件。当一切可食之物皆尽,城中竟至以人为粮的极端情形。



一张报纸解锁“两弹元勋”的青春副本

提起邓稼先,大家脑海中立刻浮现“两弹元勋”“科学巨匠”的伟岸身影。但你知道吗?这位“教科书男神”年轻时可是个激情澎湃的“热血青年”!以往大家总盯着他留学回国造原子弹的壮举,却忽略了他早年在民主运动中留下的青春足迹——一份泛黄的《大公报》,竟藏着邓稼先23岁时爱国青春的珍贵证据!

时间倒回1947年2月,北平城的冬夜格外寒冷。17日凌晨,街头突然冒出大量军警宪特。他们像电影里的黑帮一样,分组突袭民宅,敲门抓人,连68岁的老学者、医学院学生都不放过。

在2025年,读者朋友们都知道,这场针对知识界的突击清剿,不过是国民党政权在走向末日时那些数不清的疯狂动作之一,但在当时的北平城,人们只看

到空气中早已弥漫的白色恐怖,愈发浓烈了起来。

不过,白色恐怖不会吓倒所有人。面对如此倒行逆施,北平学界率先亮剑。2月24日,北大汤用彤、向达,清华朱自清、朱奚若等13位“学术顶流”组成“教授天团”,甩出一篇火药味十足的《呼吁保障人权 北平各大学教授发表宣言》,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“违宪滥捕”之卑劣行径。

两天后,更燃的来了!北大清华200多名教职工突然集体“闪现”,发表《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》对其呼应。这份宣言刊登于1947年3月5日《大公报》(上海版)上。如果您拿到这份报纸,仔细看文末签名栏,就会发现“邓稼先”的大名。

这一年,邓稼先23岁。此时的他刚

在北大物理系站稳脚跟,白天是学术新星、儒雅助教,晚上秒变“进步青年”。他不仅偷偷给贫困学生塞钱塞物资,还沉迷研读《新民主主义论》这类“红色畅销书”。这次签名事件就像他青春期的“思想快照”——既带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,又葆有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。

最后,我们再一起读一读这份有“邓助教”署名的《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》,解锁“两弹元勋”的青春副本:

“本月二十二日北平十三教授发表要求保障人权宣言,我们看了,觉得正说出了我们所要说的话,因此,愿以全力来支持这个天赋权利的宣言。”

这次大规模的搜查逮捕,时间是更深半夜,人民正在酣睡的时候,被捕的人,就已知的说,有六十八岁的老学者,有年轻的大学生,有医生,有教

尽管“人相食”的惨剧千年来屡遭诟病,但从未有人否认睢阳之战的历史价值;此役迟滞了叛军南下江淮的兵锋,保全了唐朝赖以维系国祚的东南财税之地,更庇佑江淮百姓免遭战火涂炭。

张巡以必死之志守孤城、全大节,其捐躯赴义之举,使他在殉国后不仅成为后世忠臣的典范,更在民间信仰中逐渐被神化。从官方祀典到乡野祠庙,对这位“守一城而捍天下”的英烈的尊崇,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,成为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象征。

“张巡殉国后,唐肃宗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、邓国公。”望江县文史人才库成员吴小平告诉记者,唐代之后的封建王朝也都不断对其封赠:宋政和七年赐额“照烈”,绍兴时封“忠靖威显灵佑英济王”,景定时封“东平威烈昭济显庆灵佑王”等;元至正时封“护国忠靖威显景祐真君”,赐额“忠节”复加“洪济”;明洪武时,加封“忠烈灵祠”;清代又屡次加封,至光绪时封号曰“显佑安澜宁漕助顺效灵助彰彰威灵佑护国翊运之神”。

在望江县吉水街道吉水社区,就有一座令公庙。庙中东平王殿大门的石刻对联清晰地表明了殿中塑像的身份:“立百战奇勋,碧血洒睢阳,永昭忠烈;亮一生大节,丹心酬唐室,共仰英雄。”

“据明清时期《望江县志》记载,这座令公庙始建于北宋末年,南宋末年,文天祥经过望江时曾到此庙拜谒。”吴小平介绍,文天祥在作品中多次表达对张巡英雄行为的敬仰:《正气歌》中的“为张睢阳齿”,取典于张巡守城卫国心切,牙齿皆被咬碎,体现出他对敌人切齿地痛恨;《沁园春》中“骂贼张巡”取典于张巡城破被俘后,骂贼“我为君父死,尔附贼,乃犬彘也,安得久”。

“目前这座千年古庙的民俗活动依然在传承: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和五月二十九令公圣诞日办有祭祀张巡、许远的庙会,以此纪念两位忠义之士。”吴小平说。

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银水

一周文化热点

微短剧井喷 更需高质量发展

微短剧行业近年来凭借“短平快”的特点迅速崛起,用户规模突破6.62亿,《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(2024)》数据显示,2024年我国微短剧的市场规模高达504亿元,成为流量新风口。然而,行业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,也面临内容同质化、低俗猎奇、诱导消费等问题,亟需从“野蛮生长”向“精耕细作”转型。

2025年4月平台治理数据显示,抖音等平台累计下架700余部违规剧,涉及低俗、血腥暴力等10类问题。部分微短剧以“霸总”“复仇”“逆袭”等套路化剧情为核心,渲染拜金主义、阶级对立,甚至包含暴力、色情擦边内容。同时,低成本制作导致场景简陋、穿帮频繁,如古装剧用塑料头饰、现代道具混入历史剧。部分剧组“5天拍完100集”,演员日薪仅2000元,后期剪辑粗糙、音效混乱。

与此同时,随着微短剧的“2.0时代”的到来,行业内不乏一些精品力作。《家里家外》《重回永乐大典》《一梦枕星河》《东坡先生赶考记》等一系列优质微短剧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屏幕上,引发一众好评。微短剧模式也有了众多创新点,例如,AI技术应用于微短剧剧本生成、场景设计,如《中国神话》全流程AI制作重构传统美学,《三星堆:未来启示录》用大模型“复活”文物。“微短剧+”模式兴起,文旅、非遗、普法等主题剧成新方向。例如《逃出大英博物馆》呼吁文物回归,带动文化关注;《恋恋小食光》推动陕西美食旅游。

微短剧井喷式发展,行业需在监管、创作、技术三端协同发力。在政策层面,相关部门需完善立法与跨部门协作;创作层面更应扎根现实、深挖文化;技术层面需平衡AI效率与人文内核。唯有如此,才能将微短剧从“流量快消品”升级为兼具社会价值与艺术生命力的文化载体。

全媒体记者 付玉

文化传真

古镇戏乡

走进石牌,就像走进了戏里。这里随处可见各具特色的生、旦、净、丑戏剧脸谱和戏剧人物墙绘,建筑不经意的拐角斗梁也别有韵味。石牌人喜欢黄梅戏,人人都会哼上几句戏腔,处处都有黄梅戏曲的旋律,是名副其实的“戏窝子”。

古镇石牌,位于怀宁县西南部,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北岸的皖河之滨。这里自然资源丰富,人文底蕴深厚,文化内涵源远流长,是一座真实“活着”的古镇,一个历史流淌传承千年的所在。

石牌旧名宣塘,又名石碑口,文献最早记载于南宋初期(公元975年)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,属于皖西南地区的古老集镇。古时石碑由于其三面临水的特殊地理位置,自古以来便成为皖西南通往安庆交通要道。北宋时期,郭家庄集市下迁至上石碑,石碑初具集市雏形,成为皖西南重要港口和商品集散地。明清以来,潜山的竹木柴薪、太湖的茶叶、望江的棉花、宿松的麻类皆由石碑转运外埠,不少江苏、江西、福建客商,在此收购皖西南土特产,以皖水之便,向东南贩运,石碑已成为相当规模而且十分繁荣的集镇。至迟到乾隆年间,石碑已成为皖西南举足轻重的商埠。会馆数量是一地商业兴旺与否的指标,而当时石碑有江西、福建等会馆六处,石碑兴旺可见一斑。

斗转星移,历史的年轮跨越近代门槛,再给古镇石碑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。春日的石碑,绿树掩映,郁郁葱葱,快速发展的工业项目,冉冉升起的服务业,独具特色的现代农业,勤劳的石牌人正用汗水续写着经济社会腾飞的华章……

近年来,古镇正加速由“镇”向“城”跨越,为还原老街味道,留住历史记忆,打造戏曲特色小镇商业特色,从2022年年起,石碑镇老街利用与开发项目总投资超亿元,旨在传承与弘扬地方戏曲文化,推动文旅深度融合。融古典与现代、高雅与大众、商业与生活于一体,让千年风情与时尚潮流热烈拥抱。

走在老街上,到处都是戏的元素,墙壁上绘满了戏剧人物脸谱,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,应有尽有;不时有戏曲声传出,或欣赏,或自唱,乐在其中;徽班博物馆、文化中心、戏曲大舞台、戏曲展示馆、小镇客厅,分布在各处,使古镇石碑形成一步一景,一步一诗,一步一画,一步一戏的独特景致。

古镇石碑不仅以其古色古香的建筑和悠久的历史吸引着游客的目光,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成为了人们探寻传统文化、感受历史变迁的重要场所。石碑文旅市场持续“出圈”,不仅为市民带来了“诗与远方”的新生活,同时也构建了文旅发展新格局。

通讯员 檀志扬